

他虽笔名为“莫言”，实则出口成章，真不愧是

“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莫言：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懦夫

□李怀宇

2004年6月中，莫言有广州之行。我得到消息时，也得到了莫言的手机号码，随即打过去，莫言爽快地说：“我现在就在南方书城，你可以马上过来聊天。”约半小时后，我见到莫言。南方书城办了一个读者见面会，场面并不热闹，记者更是寥寥。活动结束后，我们就坐在南方书城靠窗的一角聊天，刚谈了几句，我就发现，他虽笔名为“莫言”，实则出口成章，真不愧是“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近一个下午的时间，只要稍微提起话题，莫言便能说出一番让人舒服的话。

提到学者气与文人气的问题，莫言说：“我没有学问，所以没有学者气，我始终没有把写小说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是一个农民，现在依然把自己跟农民认同，所以就没有文人气了。我还是认为自己应该有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不仅仅在意识上当作是老百姓的一分子，而且从所有的方面感觉到我就是老百姓的一分子。一旦想到我是一个作家，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要为人民说话，我要替民族分忧，这一下子把自己架空了，自己把自己摆在一个并不恰当的位置，比较难以让人接受，令人厌恶。”

当天晚上，南方书城要设广

州客村的一家潮州酒楼，我也受邀敬陪末座。偌大一个包间，同席只有四五人。莫言对潮州菜充满好奇，恰巧我是潮汕人，每上一道菜，莫言便问起菜品特点。“秋刀鱼饭”是一道平常的潮州菜，莫言说：“秋刀鱼之味，秋刀鱼之味。”莫言少时家贫，总吃不饱，食量又奇大。“越饿越饿，越饿越饿，最后分不清是饿还是饿。”他甚至吃过煤，而且觉得特别好吃，这让我大吃一惊。后来莫言把吃煤的故事写进了长篇小说《蛙》的第一章开头。

席间，莫言十分随和。问起记者生涯的趣事，他很认真地说：“我也是《检察日报》的记者，有正规的记者证。记者所见所闻的故事，往往可以成为小说的素材。”我便笑道：“金庸也是记者。”谈到当年一些离奇古怪之事，莫言的谈锋偶露峥嵘，但有分寸。后来观其在公共事务上的举止与写作风格，“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也许是肺腑之言。

那天下午我们的长篇对答，莫言健谈而又得体。我第一个问题是：“大江健三郎曾公开表示对你惺惺相惜，认为你很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如何看待作家与文学奖的关系？”

莫言从容道：“从学养、阅历和成就方面，我无论如何没办法和大江健三郎相比。我们有私人的交往，有些友谊，他对亚洲文学有殷切的希望，他希望有一种亚洲文学的出现，还有对言说中国非常深厚的感情，对我也有对晚辈的扶持的意思。关于文学的奖项，对写作者来说是一个副产品。一个人在写作，肯定不可以为奖项来写作，只能说是我写出的作品被这个奖项所青睐、所看中，有时候考虑得奖，反而得不偿失，对待奖项还是这种态度比较好，是写作出现后的偶然性现象。当然，得奖对作家有一定的好处，可以提高作家的知名度，在那一瞬间满足作家的虚荣心、自信心，也可以给作家带来了一些奖金。我记得在一份报纸看到一个可爱的年轻作家说：‘莫言已经得了某个奖项，他可以休息了。’我觉得过去的莫言可以休息了，得奖的莫言还要更加奋

斗，不应该让奖项变成阻挡自己前进的包袱。”

我又问：“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让人联想到马尔克斯的风格。你的小说不停地对传统写法进行挑战，也借鉴了不少西方的技法？”莫言说：“西方技法对我是一种刺激，激活我的记忆力，增长我

的信心：你胆大，我比你胆大。我对西方小说看得不多，一个作家看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从技巧上来说，确实也是有一种窥一斑而知全貌的现象。就好像《百年孤独》，我至今没有完全看完，但是我很清楚马尔克斯的语调，虽然是翻译家翻译过来的，但相信还是传达了原文的风韵。马尔克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也设置了一个陷阱，标杆就是他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陷阱就是你往他靠近，你就会掉下去淹没了，可能就有灭顶之灾。”

当年我仍对莫言小说的故事情绪印象深刻，便问：“故乡山东高密是你写作的源泉。有间满足作家的虚荣心、自信心，也可以给作家带来了一些奖金。我记得在一份报纸看到一个可爱的年轻作家说：‘莫言已经得了某个奖项，他可以休息了。’我觉得过去的莫言可以休息了，得奖的莫言还要更加奋

斗，不应该让奖项变成阻挡自己前进的包袱。”

我又问：“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让人联想到马尔克斯的风格。你的小说不停地对传统写法进行挑战，也借鉴了不少西方的技法？”莫言说：“西方技法对我是一种刺激，激活我的记忆力，增长我

的信心：你胆大，我比你胆大。我对西方小说看得不多，一个作家看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从技巧上来说，确实也是有一种窥一斑而知全貌的现象。就好像《百年孤独》，我至今没有完全看完，但是我很清楚马尔克斯的语调，虽然是翻译家翻译过来的，但相信还是传达了原文的风韵。马尔克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也设置了一个陷阱，标杆就是他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陷阱就是你往他靠近，你就会掉下去淹没了，可能就有灭顶之灾。”

当年我仍对莫言小说的故事情绪印象深刻，便问：“故乡山东高密是你写作的源泉。有间满足作家的虚荣心、自信心，也可以给作家带来了一些奖金。我记得在一份报纸看到一个可爱的年轻作家说：‘莫言已经得了某个奖项，他可以休息了。’我觉得过去的莫言可以休息了，得奖的莫言还要更加奋

有局限性的，一个作家不可能包罗万象，每样事情都写得很地道，那是受个人的经历局限的，但这种东西可以通过技术性的手段来修正一部分。实际上，别人对我的评价是有很多意象化的，我的《酒国》《十三步》是写城市的，其实我写城市、乡村各占一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只能写农村呢？”

我向来欣赏作家不断尝试的勇气，便问莫言如何思考作家风格的定型化？莫言答道：“我是特别怕成熟和拒绝成熟，一旦成熟就很难改变，但刻意变化是要冒风险的。《红高粱》后，我可以沿着这个路线写第二部、第三部，写了父亲再写我，本来我也是这样想好的，但是我总觉得这样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没有再推进的必要了。下一部就要跟以前所有的这些区别开来，没有人说我一定在马尔克斯的写作道路上走，通过《檀香刑》的写作，我们断绝了关系，离开他很远，下部可能跟马尔克斯在一个房间里面对面地写作，这很有可能是一场巨大的冒险。”

2010年1月，莫言再到广州。南方书城早已关闭，莫言的记者会设在对面的广州购书中心，我受邀参加。稠人广坐，无缘深谈，而获赠莫言签名的新著《蛙》。

望着海平面上方五彩绚丽的落日，朝着亚洲方向下沉，体会到“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心境

最难忘的暑假

□陈汉平(美国)

到洛城的第一个暑假，是我

最难忘的暑假。洛城，并非洛水之阳的洛阳城，而是洛杉矶。唐代诗人李白旅居洛阳城时，作了一首诗《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那年我到达洛杉矶，在中国城，也听到了悠扬美妙的音乐，令游人沉醉。原来是商店播放的华语歌曲，心中兴起了浓厚的故乡之情。

那年，我在小城完成了电机硕士学位，拿到洛城加大的校长奖学金，来到加州，攻读电脑博士学位。奖学金得来并非偶然，首先，既然来自台湾交大，如同出身“少林寺”，在美国当然是全A成绩。考GRE时，我又福星高照，考得了99%至100%的最高成绩，同学们戏称为“全球第一”。两样结合在一起，显然并不多见。套用《水浒传》里的说法，“天可怜我”远渡重洋、千里迢迢来到这个陌生的异乡，绝地求生，寒窗苦读，终于让我有扬眉吐气的一天。

我策马入洛城，感觉如同单枪匹马、浪迹江湖的侠客，或《牧野风云》里的西部枪手。古人骑马远行，需要停在驿站歇马，现代人开车则需要加油、充电。海外留学生开着旧车，驶过空旷原野，闯荡美国的情景，与“古道、西风、瘦马”有异曲同工之意味。那年夏天，我站在圣塔莫尼卡海滩，望着海平面上方五彩绚丽的落日，朝着亚洲方向下沉，体会到“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心境。在物价飞涨的今日，怀念起当年“饮马”一加仓只要25美分，更加令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飞行团团长大人来电向我报喜，说妻子生了一个胖小子

我在军营奉献了20多个春秋，敬了无数次军礼。在人生中给妻子敬的一个礼，永远难以忘记。

1994年10月的那天晚上，师政治部几个战友在一起聚餐，欢送我参加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在广西某基地组织的新闻写作骨干学习班。突然，居住在楼上的科长叫我接电话，是飞行团团长大人来电向我报喜，说妻子生了一个胖小子。那时打电话很不方便，妻子家里没有安装电话，岳父只好从邮政局拨打电话到广州姐夫家，尔后用军线打给团长家，再打给科长家，才获得喜讯。我接完电话回到宿舍，兴奋地拿起一瓶啤酒与战友豪饮庆祝。

学习归来，儿子已快半岁

那年暑假，在加州的海边，我找到了“自己”。在那个年代里，好像许多人都很热衷于“寻找自己”，嬉皮们在找，慢跑的人在找，反战的人在找，跳迪斯科舞的人在找，基督教徒也在找。大家都在找，但是真正能找到答案的人并不多。

我却找到了一些答案。首先，我在加州找到了“故乡”。我的故乡是海岛，加州并非海岛，却包含了近似家乡的元素。站在海边眺望太平洋，海水共蓝天一色，夕阳与白云齐飞，看上去酷似家乡的景观。我想起了台湾的白沙湾海滩，好几个夏天，曾在白沙上留下我的足迹和回忆。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们，都曾在那里聚会同乐。

洛城街上常见到中餐馆，华埠则有中式市场、书店、电影院，家乡饮食娱乐，皆在咫尺之间。更有新侨社区兴起于洛城之东，欣欣向荣。在洛城加大校园里有一个东方图书馆，收藏了大量中文书籍报刊，从上世纪30年代作品，到最新家乡风貌。这些虽不能代替家乡，至少可稍慰思乡之情。

翘首云天，偶尔有喷射客机向故乡方向飞去，或从故乡那边飞来，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不久前，我也曾是机上旅客。

我也找到了“平安”。我在新居收拾起行囊，也收拾起流浪的心情，驿动的心，逐渐平息，归宿之感，代之而起，我已经不想再漂泊天涯。

洛城加大校园里，林木苍翠，每棵大树上都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刻着树木的名称和

简介。于是我到书店买了一本介绍美洲林木的书，那个暑假，校园里的树木，都变成了我的邻居和朋友，在远处我就能辨识出它们熟悉的身影，且看到它们摆动枝叶，向我招手。望着大路两旁的两排棕榈树，我心中浮现赴美之前，那许许多中亚热带的夏天的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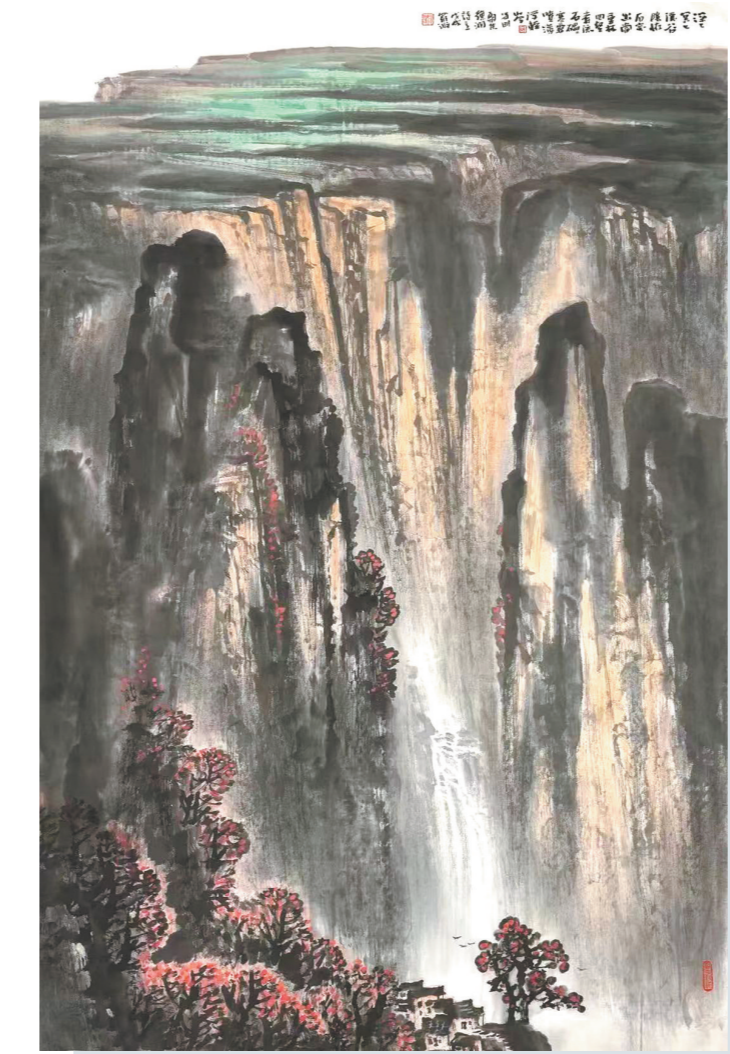
在那个年代里，人们向往的目标是“和平与爱”。我在邻近学校的地区发现了一个华人教会，教友们都很亲切友善。在那里我学会了放下心中的负担，懂得和命运、自己、他人找到和解之道。

我也找到了“乐趣”。洛城以东，有高山耸立，山顶有两大湖：大熊湖、箭头湖，都是森林游乐区。冬天可以滑雪，夏天则有夏令营活动。喜欢云霄飞车的人，南方有迪士尼乐园和诺氏草莓乐园，北方则有六旗魔法山。喜欢电影的人，环球影城独创一格，南方有电影蜡像博物馆。好莱坞有中国戏院，人行道上明星的手印遗迹。喜欢海洋生态的人，当时有海洋乐园，后来并入圣地亚哥的海洋世界。还有玛丽皇后号邮轮……

最重要的，我是在洛城加大的校园里，找到了“希望”。我初到洛城的那年暑假，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为此后的事业生活，规划出一张蓝图。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一位是“阿波罗十一号”登月太空船电脑系统主持人，一位是“ARPA-NET国防计划网络”主持人，如今被尊称为“互联网之父”。当时，我相信自己正处于风云际会的关键时刻，在未来数十年

内，电脑和网络科技必将彻底改变这个世界。自己不但躬逢其盛，并且要扮演重要角色。

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留学，每个暑假都在改变、成长，留下珍贵美好、千金不换、无法追回的记忆，也成为心中典藏



太行深处 (国画) □罗渊

内，电脑和网络科技必将彻底改变这个世界。自己不但躬逢其盛，并且要扮演重要角色。

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留学，每个暑假都在改变、成长，留下珍贵美好、千金不换、无法追回的记忆，也成为心中典藏

意合格。后来我询问岳母：我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将女儿许配给我？她说，我勤奋诚实，能文能武。我非常感谢通情达理的岳父母岳母。不到一年时间，我和妻子完婚。

我家在农村，又是长子。刚从军校毕业不久，没有任何积蓄。于是，我找战友借了1000元，携妻子第一次回老家拜见岳父岳母，举行了简约婚礼。因为经济拮据，当时没有去拜见岳父母岳母，婚后又和妻子返回了部队。

我到岳家门口，大舅哥燃放一串大大的鞭炮，岳父母迎了出来。我即刻放下行李，像见欠妻子和岳岳岳母太多了。从部队乘车抵达广州，再乘火车到南昌，赶上夜车晚最后一趟从南昌到鄱阳县的轮船。从赣江经过

动，伸手要去拥抱，儿子看见我这个不称职且陌生的爸爸，用审视的目光瞧了几秒，他活泼可爱地眨着眼睛，张开双臂要抱抱我。我陪同妻子走亲访友，个个都夸妻子有眼光、有福气。

因为妻子营养不良缺奶水，影响儿子哺乳发育。每天晚饭后，我带着小舅子去鄱阳湖旁边的稻田里用手电照鱼，徒手抓鲫鱼，用鲫鱼焖豆腐，滋补身体催奶水。

我和妻子结婚已28周年，我的每一枚军功章，有妻子一半的功劳。如今，全家定居广州，虽然转业到地方工作多年，每逢八一建军节，妻子都要特别加两个菜，斟满一杯酒，纪念我在军营奋斗的岁月。

给妻子敬个礼

□葛长江

一杯酒，一块鹅肉，勾起我关于鹅的童年回忆

唯鹅独尊

□清水河

春节期间，几个中学同学想在故乡广州相聚。周君准备了一只家养的黑棕鹅，说是一女同学从老远的山上弄来的。当晚，周君还亲自做大厨，做了我最喜欢吃

的“碌鹅”这道菜。当“碌鹅”一上餐桌，鹅肉飘香，令我食指大动，忍不住立即下箸。鹅肉有清晰的纹理，咀嚼时感觉鹅肉香味充盈。周君看我一脸满足的样子，知道他的努力没白费，笑着和我碰了碰杯。

一杯酒，一块鹅肉，勾起我关于鹅的童年回忆。

我的童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百物贫乏的内陆度过。那时候，过年的团年饭，没有什么山珍海味，都是靠家养的鹅充餐桌主角。夏季将过，父母从镇里唯一一市集买了四只雏鹅回来饲养，我放学后的最大任务便是赶鹅去河边或收割完的稻田里吃草或稻谷。

在河边放鹅时，鹅比鸭听话，不像鸭一见水便跳下去不愿上来，而是沿着河边慢慢悠悠地吃青草；吃完青草，大多会跳进河里喝一两口水又自觉爬上来。当鹅渐渐长大，身上的黄毛脱落，蜕成灰白色的长长、硬硬的羽毛时，走起路来一挪一挪，稳重而优雅，有如粤剧里的大官出场，一副舍我其谁、唯我独尊的架势。更令人惊奇是，当鹅看到陌生人或动物时，一点都不惧怕，反而张开翅膀，伸长脖子，嘴里不停发出“呵呵”的叫声。鹅的叫声有如战时的号角，令陌生人和动物都退避三分。

当鹅羽翼渐丰的时候，秋收的水稻刚好收割完毕。稻田里，间杂在紫云英中的杂草们，终于摆脱了水稻的压迫，野蛮地生长。这时，稻田五颜六色的花花世界，令人陶醉。把鹅带到稻田里，它们一踏入五颜六色的广阔田野，便很专注地啄食农民收割后遗下的稻谷，以及混杂在紫云英中嫩黄的小草；吃饱后，便在稻田里肆意展翅，互相追逐。而我和小伙伴找两孔已晒干的禾秆，躺在上面，贪婪地看着捡来已残缺不全的小人书。

在稻田里，除了我、小伙伴和鹅之外，还有不少诸如蛇、鼠以及麻雀等觅食者。有一次，正在啄食的鹅惊动隐藏在紫云英里面睡觉的五花蛇。五花蛇显然不满意入侵者的骚扰，它昂起头来，伸出长长的舌信，试图吓唬正在觅食的鹅群。但四只鹅似乎并不害怕

“活着就是胜利，健康才是幸福”。詹教授说，这是他的座右铭

在詹伯慧先生家做客

□张创辉

星期六这天是大暑，夏日炎炎，可暨南大学明湖畔教师公寓詹伯慧教授家却有清凉凉。

詹教授是饶平新丰人，我是邻镇三饶人，我原以为他讲客家话，故一直用普通话跟他交谈。他却说是潮州话。我惊讶：您会讲潮州话？他说，他母亲是潮州人，他在潮州出生长大，先会潮州话，再学客家话。我恍然大悟，原来，他父亲詹安泰教授年轻时在韩山师范学院教书，况詹伯慧教授是语言大师，懂多种方言。

客厅中，一幅书法作品把我吸引了，“语坛泰斗”四个字用大篆书写，古朴、雄强、厚重，仔细一看，落款是陈初生。我说，陈老师是我的老师，我跟他学过书法。詹教授说，他是我的学生。我忙说，那我应该叫您师公了。

寒暄过后，我冒昧送上我的书法作品集请教。詹教授接过小册子，幽默地说，你送我一本，我送你两本。在保姆的搀扶下，他起身进书房，拿出两本书。一本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题写的《詹氏父子书法选》，另一本是《暨南大先生詹伯慧》。称詹教授为大先生，名副其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詹教授就是一位大先生。

詹教授说，他1953年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大学任教，一直到1983年才调回暨南大学，在武汉大学整整待了三十年。在武大期间，曾被选送到北大进修两年，师从王力、袁家骅等大师；1980年—1982年作为教育部推荐的首位学者，受聘到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两年。1983年调回暨南大学后，他创办了文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詹教授还先后兼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著名学术机构客座教授或开设讲座。1994年我国首批攻读汉语方言学的5名博士研究生毕业，获颁博士学位，其中出自詹教授门下的就占

了4名。至今，詹教授已培养出29个博士生，被语言学界誉为“詹家军”。

请詹教授写字，写“福”字。先热身，只见詹教授慢慢地坐下来，提起笔，气定神闲，一口气写了十几个“福”字，落款“詹伯慧，时年九二”。詹教授虽已九二高龄，身体还很硬朗，除不久前因摔伤行走不便外，依然耳聪目明，手不抖，且能一心二用，边写字边聊天。

热身过后，开始用宣纸写作品。我请詹教授题写高号“新书斋”。詹教授的字很洒脱，带有一点魏碑、汉简的味道，又有自己对书法的理解，耐人寻味。我问詹教授主要临什么碑帖，他说，少时主要临《张猛龙》《爨宝子》等。这些都是魏碑精品啊，果然有童子功，人书俱老，超然脱俗。詹教授的启首章用的是一方长方形四个字的闲章：文士情怀。

詹教授还有一个闲章“传世书香”。詹教授祖上出过几个进士，父亲詹安泰是中大中文系原主任、《岭南词宗》学者世家，二叔、三叔分别是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的高材生，自己又是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导，确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

翻开《暨南大先生詹伯慧》一书，里面有一张老照片引起我的注意。照片拍摄于1957年夏，是北大、复旦、中大、武大四所大学中文系部分教师受教育部委托在青岛编写统编中文教材的合影。在二十多位编写人员中，有詹安泰、詹伯慧父子俩分别代表中大、武大。这在高校教材编写史中可能绝无仅有。

詹教授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语言学，是蜡烛，是春蚕。为奖掖后学，2020年，他倾其所有，捐出50万元，设立“暨南大学詹伯慧语言学奖”。

詹教授的客厅还挂着他自己书写的书法作品：“活着就是胜利，健康才是幸福”。詹教授说，这是他的座右铭。